致神此何爲也又牛西國云云想金氏縱有其人不過一貞靜女子既僻處異域風微人遠於中土之綱常名教何功何德至一切幻妄何憑何據而乃諄諄崇奉之乎聞之祖有功而宗有德祀典之設所以報功德也故天地之祀爲其生成人物也山川之祀爲其施澤利物也祖宗之祀爲我之所自出也諸不在此屬者非所祀而祀之則爲諂爲瀆爲不智爲淫祀爲作虛器聖人戒之而況異域之人不可知之事假托亂正之書之所傳其不可以訓明矣且其奉之爲已過矣其人縱有功名教有補綱常其生質之善必不過於虞之英皇關雎之賢必不過於周之任姒婦職之優必不過於孟母孟光諸人之賢淑而乃歷代崇之夫不過於英皇任姒諸人者既已崇奉之矣若英皇諸人眞爲可訓眞爲可法其致極崇奉當何如耶而於列祀概乎無聞而無事崇奉者乃崇之奉之至於無可加此何爲者也或曰方外異人原不可以中土之教求之也夫不在中土之教之數矣是與中土人無涉也乃中土之人奉之復何爲哉至於方外之說吾並不論其事之有無正使有之既無與於中土之教即於中土之祀典爲已絕更何論其他乎夫以巖巖之名嶽而置一至無謂至不可知之祠於其